幸有槐香殿春风

成向阳

人说芍药乃殿春之花，意思是芍药暮春开放，在春花阵列里可视为断后之殿军。待芍药开谢，春即归也。苏州网师园专有一处观赏芍药的小院，门首有清人何绍基所题的“殿春簃”匾额。但暮春之花实多，为春风殿后者亦不唯芍药。事实上，对我这种幼年奔窜乡野山林并不知芍药为何物的北方人来说，暮春时节，眼前闪现的其实是那白白的一串串挂于檐间枝头、风吹时即送缕缕香甜之气于鼻端的刺槐花。即使许多年过去，也无论此身到了哪里，刺槐花都是心头深沉的念想。

故乡南太行多有刺槐，房前屋后罗列，山坡野地亦成片种植。清明过后，暖风由大河之南越过巍巍太行，一阵缓一阵紧吹来，摇着一身三角刺越冬的刺槐便纷纷绿了枝丫。再过十数日，羽状的钝圆叶片下便吐露出奶白色的花串。刺槐花露头时极小，如下垂时凝固的乳滴，又像细长的米粒初现于穗头。它们戴着小小的嫩绿花冠，以细细的花梗连缀在花枝上。站在树下仰头细看，总觉得它们像一队队洁白的婴儿戴着花帽，正枕着春风带着奶香沉睡，做蓝天白云间甜蜜而天真的梦。

记忆中，村里房前屋后的刺槐多高大，粗壮，挺拔，树冠撑满可遮蔽大半个小院。其上多有喜鹊巢穴，槐花开日，仰之如雪，常有大喜鹊呼啦一下从绿白之间飞出，喳喳啼叫，呼朋引伴，又忽而飞回，一团团黑影没入高处的绿白之间。这样的高槐，要想摘花食用，需要成年男子爬上树去，费力且危险。加之院落里的刺槐开花一般较晚，所以一到四月底，摘槐花的妇人与孩子都会涌上山去，到槐树林里采摘。山野的刺槐林多野生，树小而低，树冠相接，只需一把割麦用的镰刀便可将槐枝拉至眼前，然后一串一串掐下初生未绽的槐花，连柄带叶，很快装满一小篮提回家来。乡里人家，有些在春末很仰赖这一季的槐花以维生。刺槐花香甜，可以摊饼，可以蒸面饭，也可以剁馅包成饺子，或与其他野菜一同煮成汤食。而我家常做的是槐花饼。

因为童年的槐花吃食，后来进了城，我对城里的槐树便有特别的亲近之感。然而，我所在的城市虽以槐为市树，但国槐多，刺槐少。虽同为槐，但刺槐与国槐又完全不同。刺槐是原产北美的树种，而国槐历史久远，文化意味丰厚，却多为药用，花不可食。城里楼下道上的国槐便多是夏天开花，白里带黄，且无刺槐花特有的甜香。但我常去的街心公园里却有几株刺槐，却又过分高大，且特意修剪掉近地的枝丫，显得亭亭玉立，远离人间烟火。

难忘的是，有一年春末，妻子下班回来，颇神秘地告诉我，她在街巷深处人家墙外发现一棵刺槐，花开得好大一片。于是二人装扮一番，深夜里提着手电和一根拖把杆儿改造的钩子，朝着刺槐树挺进了。结果到树下用手电一照，刺槐花仍然是高高在上啊。我踩在几块砖头上，带着偌大志向扬起杆子，朝满树喷香的槐花奋力一勾，好家伙，天上的槐枝没勾下来，我手里的杆子却挂到了树上……那一夜回来，香喷喷的槐花饼还是吃上了的。夜半临时起灶，那深夜里围炉骑马一般摊饼的人心里究竟是怎样的激动啊。

“一声啼鴂画楼东，魏紫姚黄扫地空。多谢化工怜寂寞，尚留芍药殿春风。”这是宋人邵雍为暮春芍药写下的名诗。而对惜春且分外怀乡思亲的我来说，亦可借一袋妹妹寄来的刺槐花食而咏志：“千里思亲虽寂寞，尚有槐香殿春风”。

换房随想录

李大伟

退休了，工作没了，压力没了，早出晚归的紧迫感也没了，一觉睡到自然醒，醒来干吗呢？等吃、等睡，十指空悬、四顾茫然，不知所措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如此焦虑，说明心态还滞留于峥嵘岁月，状态却直抵退休。其实，人生下半场开始了，生态环境突变，最好的脱敏方式：换住址。

上班后，梦想往工作单位靠，避免上下班拥堵；娶妻后，梦想往夫人单位靠，方便夫人睡懒觉；当爹后，梦想往学区房靠，咸鱼翻身靠读书啊；退休后，为自己选址换房，这回不是黄粱梦想。

最好搬到内环外，远离尘嚣。风声雨声竹叶叩窗声，却无杂声，但不能远离三甲医院。最好选址地铁口，老友一个电话，随时赶赴市区任何角落，午宴叙谈。饭后，转到静安寺，沿南京西路往东，左顾右盼，浏览橱窗，从兴奋到亢奋，重返“有一子、无负担、显年轻”征婚时代的激情。过了西藏路，就是南京路步行街，那里分岔路口的包子店铺，百年老店还在，儿时口味的糕点还在，还有旧弄堂里的老朋友，累了不妨进去落脚歇歇。逛南京东路，怀旧很方便。怀旧，与青春触电。跨过河南路，踏上南京东路地铁站，愉快走完十里洋场，完成每天两万步的健身指标，岂不快哉？

最好落户地铁终点站，这样散完步，坐上地铁，敢于垂头而睡，不怕坐过站。

五颜六色

最好地铁到家的车程一小时，一个午觉时辰，醒来恰好到家。然后精力充沛做自己想做的事。面窗而坐，看书之余，有感而发，忍不住下笔，挥笔生风，如有神助。累了站起，徘徊于墙下，看看墙上朋友写的字、古人撰的联。

最好选在底层，围上竹篱独院。除了冬天，其他三季，早晨傍晚，坐在户外，与社会隔而不绝，保持彼此距离，要有边界感。刺猬般生物状存在，彼此欣赏，成就彼此诗意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，看着邻居进进出出，噢，这个世界并非仅剩我一人。看着小孩们背着书包进进出出，周末吵吵闹闹，奔奔打打，你会被稚气感染，这叫“精神吸氧”，而且免费，岂不快哉？

最好院子里放一桌二椅，始终若有所待，依然有约不来，永远《等待戈多》，始终活在期待中，这不是人生吗？与“空”面对面，颇有禅意。最好桌椅铁铸，裸露庭院，风吹雨打，皮老骨硬；天天暴晒，永不褪色。天远地自偏，来客一定是莫逆于心的性情人物。

最好远客驾到之前，绿格子台布铺在铁铸桌上。厚台布，拥有玉般温情的手感，在此，可以喝茶，可以喝酒，可以抽烟，可以松开皮带纵声大笑，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岂不快哉？

终于退休了，可以不被家庭、孩子、社会羁绊。下半场启幕了！岂不快哉？

半开的花朵

高明昌

在老家，看来看去，除了田野、母亲的菜园，只有河岸边上的小径，土地是直露的。这很好，你去走路了，你的双脚就与土地接触了。除此之外，人的双眼也应该看看那些河岸边上的野草。这些野草的根一半扎土里，一半扎水里。这样的草，不管是长相还是神态，都显得自由与豪放。

五月的阳光在树上投下斑驳的光芒，光芒顺着芦苇的枝条，一寸寸地照到野草身上。不消几日，就长出了深浅不一的绿色蓓蕾。上午的蓓蕾，会在某一时间段敞开银线样的缝隙。蓓蕾是多变的精灵。下午一到，缝隙就会在刹那间闭合，蓓蕾就在闭合中恢复原先的形状，有时会在闭合的同时，飘出几许绵远的香味。这种近乎魔术般的转换瞬间，是生命周期的具体表现，没有耐心和静心，你只能看到那些蓓蕾，是看不到半开着的花朵的。

我看到的半开的花是野菊花。野菊花的蓓蕾颤动了一下，花的顶端就像拉开的幕布，花朵突兀张开，张开到一半停住了，像是休息，像是蓄势，也像是探寻。但我已看见了粉嫩的花瓣、蝉翼般的叶面，如水的清纯，它们给人一种不可触碰的感觉；花朵连接枝干的地方停留着几许水珠，水珠是白亮的；凑近了，花瓣中跑出来的香味，就能钻进耳鼻，让人眼前清凉，心底欢唱。我暗喜自己看到了半开的花朵，像是明白了生命绽放的某种意义。

蜜蜂是第一个过来的游客，那嗡嗡的声音里透着喜获丰收的欢腾。它们的嘴尖反复地停留在花瓣上面，采蜜的忙碌，既是生活的辛苦，更是生活的幸福。我以为紧闭的蓓蕾孕育着未来，半开的模样充满希望。花瓣的现身一半，可能是招摇；香味的浓淡不一，也许是垂涎。但只要过程经历了，看花朵就是看自己，都会有新的启迪。

中午时分，二妹打来电话问我，为啥不回家？我说，在看花。二妹又说，花盆里不是有花吗？我说，在河边看花不一样，我要看半开的花。二妹说，场地上的花也有半开的。但我深信：河岸边上自然半开的花，一定藏着更多将达未达时的美好期许。看多了，它或许能在你的内心世界里，培植出一切都顺遂的念想与赞许。

自有洞天

沈小玲

积水为潭，为池，为洼。

石笋、石柱、石幔倒映水中，似有无数座琼楼玉宇漂浮于碧空。

这是喀斯特地貌的洞穴。在二亿七千万年前，此处还是一片浅海，无数次造山运动后，沧海变桑田，形成地下溶洞。含碳酸的水渗透裂缝，停留在石灰岩上，坚硬的岩石被腐蚀溶解，漫长岁月里，长出了无数根美丽的钟乳石和石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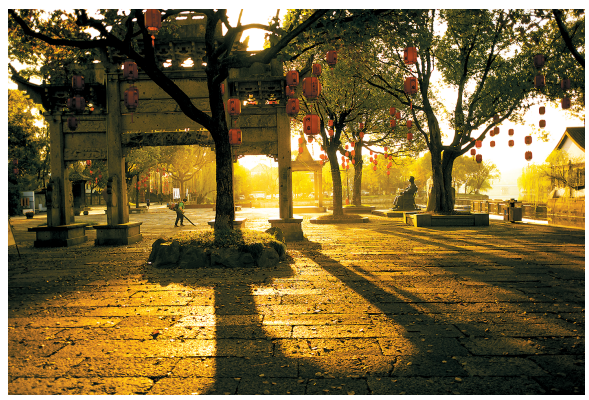
洞穴有七个洞厅，最大的洞厅九千余平方米。洞厅间的石板路廊腰缦回，看似已至尽头，却通达至另一处洞厅。洞穴深且广，绵延一公里。

滴答，水有节奏地落在石灰岩上。这是根正在生长的石笋，几十年、几百年后，它会长出新模样。水花溅起，石笋变得晶莹、丰腴。洞厅内，气息清冽。进洞，便远离了严寒和酷暑，洞穴只选春秋两季，并把温度自动调至18℃左右。

第一个洞厅中有块完整的巨石，高七米，宽十三米，通体洁白，状如瀑布。巨石上纹理清晰，一绺绺深入石头肌理。至瀑底，石纹堆叠，似瀑布飞泻时被挤压的水面，琼花四溅。可这是块静止的石头，像是从飞驰的瀑布中抽出一帧，将瞬间定格为永恒，好叫我看清，一滴水如何飞流直下三千尺。静止的瀑布是宏伟的玉雕摆件，被收藏在洞穴里，让时光细细把玩。

擎天玉柱在第二个洞厅，它的直径四米，高达十四米，身上缠绕着一些叫不上名的图案。玉柱用力撑开了洞底和洞顶，使洞厅变得更大。洞厅里遍布石笋，石笋宛若几十只形态各异的小白狮子，嬉戏打闹。或是怕自己不够高，擎天玉柱还立在悬崖上。玉柱俯视石笋群，一览众山小。

站在玉柱下，抬头仰望，只见玉柱直抵洞厅顶部。灯光照不到洞厅顶，天花板黑黢黢的，不知几多高。玉柱的尽头消失在黑暗里，玉柱真的只有十四米高吗？玉柱像千万年前还未被撞翻的不周山，地上的石笋群是共工和颛顼争帝的战场。共工撞向不周山，一声震天响雷……



晨曦中大先生笔下的鲁镇（摄影）　任国强

下台阶，走高地，不知走了多少路，腿脚已经沉重得迈不开步，眼睛却不停地穿行在仙雾中。路两旁的石笋随着视野变化，造出新景致。突然间，天地一片开朗，三十三重天出现在眼前。三十三重天是最大最美的洞厅。洞顶高远，面积九千余平方米，比想象中的洞厅更广袤，一眼望不到边界。成群的石笋层叠交错，看似无章法，实则极有情趣。从下往上看，亭台楼阁轩榭廊舫，鳞次栉比，那是七十二重宝殿。细细看，一个个宫脊上坐着吻兽，一根根殿柱上绕着飞鸟。

天宫太高，俗世太远，水流声显得更清晰，洞厅显得更寂静。每个细小的声音，都像在乐器上脆脆地敲出宫商角徵羽。石笋大的有一两米，小的仅有丝瓜那么长。灯光照在玲珑剔透的石笋上，映上了孔雀蓝、白欧泊、海棠红，自有一片春意盎然。石笋顶端有只飞鸟，形象生动得不像石头，它定是只不小心闯入仙境的呆鸟。只因太聒噪，被仙人定了身，罚站至今。

洞穴并不是近几年发现的，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，有题字，有陶片。

石笋啊，钟乳石，望不见边的洞厅，美得让人混乱，仿佛时空倒转，我看见洞穴里清代的摩崖石刻，五代、北宋的古钱。时间的尺度被侵蚀，隋唐的木炭题字却还未完全褪色，带印纹的陶片啊，是谁忘了你，是那个乘兴而来又乘兴而去的东汉人吗？他有闻到淡淡的烟火气吗？那是西周时期木炭焚烧后的余烬。余烬灰灰湮灭处，睡着的是中国犀的牙齿化石。一根根石笋，像一根根犀牛角。在这个近乎不变的空间里，在过去那么久远的时间中，总有某个人，靠在洞穴石壁上，感叹造物主之无尽藏也，惟愿吾与子之所共适。

洞中行走两小时后，看见前方有亮光透进，出口到了。从幽深的洞穴中走出，天地一片明媚。重新站在阳光里，恍如隔世，我像烂柯人，重回人间。

何处寻此地，杭州桐庐瑶琳仙境里。

夜光杯

杨锁匠

冯　强

门“砰”地被风关上了：钥匙却在屋里。难在我家其他人远在市区。随即想到了杨锁匠。

杨锁匠来自四川营山县，原来在金山老东泉新村门口，借修车摊一角，摆个占地仅一平方米多点的微型小摊，配钥匙、开锁兼修鞋。他所有的家当，就是一台配钥匙用的机器、一个装开锁工具的箱子和一辆跑得飞快的电动车。不过，这个小摊的能量，就像他的声音，很响亮。十多年下来，老东泉、新东泉和周围忙里忙外的人，几乎都知道这个矮个子、黑脸膛的杨锁匠配钥匙准足，帮助开门锁的功夫更是了得。

一个电话过去，杨锁匠火速赶到，迅速察看一下门锁，立即打开工具箱，拿出块特制的钢片，先按最简单的方式在门缝里“刷”了一下，随后，他掏出“万能钥匙”，反复试试，又动作麻利地将门把手拆了下来，用微型手电照着，对着锁孔看了又看。他安慰我：“别急，锁能开，需要点时间。”我家的防盗锁套路不一般，打开它，需要先摸清这特殊套路。一小时后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终于把锁打开了。这时，杨锁匠略带得意地对我说：“再难的锁，也能开。”

杨锁匠说，几个月前，金瀚园的一户人家也是钥匙忘了带出，他们先求物业帮助，物业说楼层高，从外面窗口翻进去有安全问题……后来，他们找到杨锁匠。苦于没有数码开锁工具，只能借助猫眼孔，用特制的工具，把双排原子锁芯的数码锁打开了。最难的一次是打开一把旗杆锁，这种仿制英国轮船用的锁，国内很少见，在杨锁匠之前，去了几个开锁的，都打不开，后经旁人推荐，把他请了过去，到那儿时，已晚上10点多，检查了半个多小时，发现是锁顶上的杆卡住了，又花了两个多小时，才用特殊工具把它打开了。

从15岁随哥哥学配钥匙、学修鞋手艺至今，杨锁匠已配过数万把钥匙，帮助附近居民打开的门锁不计其数。有人问他，业务这么忙，是不是考虑带个徒弟？他说，配钥匙、开锁，没日没夜，很苦；况且，品行最重要……

七夕会

牛排焖饼

胡蛙蛙

牛肉是老少皆宜的食物。卤牛肉、红烧牛肉、牛大骨都是餐桌上的美味。牛排焖饼第一次吃。牛排焖饼是在朋友家小院里吃的。小院里砌着土灶，一口铁锅架在灶上，灶台上贴着瓷砖，熟悉又亲切，好像与少年时光重逢。

好厨师就是一把火，牛排烧得好不好还得看灶火。且做一回烧火丫头。到后院捡一把细柴、抓一把干草，坐在灶前加火。点报纸引火，火起来了，顺势往炉灶里塞把干草，再加几根细柴。待火旺，又加进两根粗柴。整套动作，熟练从容，一气呵成。

朋友把剁好的牛排用清水冲洗几遍，除去血水备用。土豆、胡萝卜、青椒切块，和面。一切准备就绪。

火焰蹿起来，油在锅里嗞嗞响，丢几粒冰糖，冰糖在油锅里一点点化开。牛排下锅了，嗞嗞作响的油却熄声了。火不够旺，重又添上细柴，再次起火，烧粗柴，又把灶里的柴挑起来，留些空隙通风，大火来了。牛排在锅中变色，酱色转绛红，油润漂亮，倒入切好的西红柿、八角、花椒、洋葱，继续翻炒，西红柿化进牛排中，加入开水慢炖，火要小，以红炭慢慢煨熟。看着红红的炭火，人会走神，好像过去遥远的时光又重新回来，可谁会喜欢生火呢，生火之前要把之前的炉灰掏出来，弄得人灰头土脸的，曾经是最不喜欢做的事。那时候家里孩子多，就得分担着做事，还得会做。一天两天，一日两日，从生手到熟练，哪个孩子不是这么长大的？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烧火的功夫还在。这样想的时候，又很欣慰，如果不会生火，是不是也少了很多乐趣，有谁会忘记灶膛里，埋在炉灰下烧熟的土豆，烤得焦香的玉米，煨在灶台上的红薯。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啊，如今那些过往的片段都被镀上了时间的包浆。

香味一点点飘出来，起先很淡，越来越浓，空气里满是肉香。肉炖至八成熟，加入土豆、胡萝卜，15分钟后把发好的面，擀成一张大饼，平铺在肉上。再揭锅时，白白的一张大饼如玉盘亮在眼前，轻轻拿刀划成一小份一小份的，如同花瓣，再把切好的花瓣一块一块铺在盘中，最后倒入青椒翻炒几下，把牛排、土豆、胡萝卜浇在饼上，出锅。

玉盘珍馐，说的就是这样的。牛排酱赤，土豆如玉，胡萝卜红艳，青椒似翡翠。有人嚷嚷着要喝酒，有人口舌生津。土豆清香，胡萝卜绵软，牛排软烂鲜香，饼子浸了肉汁，肉香、香豆粉的香，入嘴又暄又香，舌尖滋味荡开，如远山悠远，流云低回。

美食